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二十一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九

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王之所歌也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一章七句祀先王公之所歌也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

也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也振鷺一章八句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一章七句烝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之所歌也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雝一章十六句

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之所歌也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籍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

之所歌也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賚一章六句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一章七句巡守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右詩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蔡邕書石經用魯詩今所敘頌樂歌與毛詩序文大同小異可見魯詩與毛相近而毛詩序之本國史又信而可徵也

漢書韋元成傳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齊肅

向傳引詩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雖作雍云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案漢書儒林傳魯詩有韋氏學劉向亦世傳魯詩此亦魯詩義也

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東平王蒼議引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此所引蓋三家詩傳也

於穆清廟釋文本又作庿案日本足利學古本作淸庿庿廟古今字也儀禮士冠禮筮于庿門亦用古

文廟字

張耒詩說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淸廟禦儆之道尚肅故宮室之牆曰蕭牆明不蔽也淸不汙也肅不亂也

楚辭招魂王逸章句引詩不顯文王云不顯顯也

維天之命釋文韓詩云維念也盧氏考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古文尚書作惟今文作維愚案詩古今文正與尚書相反毛詩爲古文多作維三家詩爲今文多作惟韓詩必作惟此順毛而改作維耳韓

案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曰惟念也正作惟可爲確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

無極而美周之禮也正義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

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

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

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者譜論詩又引譜

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

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

其請索呂兆祥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
孟氏譜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郝楚望孟子遺事
從之闕里志亦云孟子墓在鄒縣生仲子睪宥從
學於公孫丑譚貞默孟子編年略以母氏始以仲
子季子終則又以孟季子爲仲子弟皆孟子之子
諸家並據孟氏譜爲言按趙臺卿複壁之注似爲
可據又攷經典釋文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
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
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毛萇之學本之大毛

公孟仲子乃三傳之師亦一家之學也又孫卿子
即荀況今荀書引詩爲多其淵源亦可考見云
說文解字言部誐嘉善也引詩誐以溢我今詩作假
以溢我毛傳假嘉溢慎假亦嘉語之義釋文溢音
逸徐云毛音謚愼市震反本或作順按爾雅云毖
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
鄭箋溢盈溢之言也正義易傳者以下何仰云我
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承於理爲密
故易之也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朱子集傳用

之云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字爲溢字之訛也[illegible]
解言文王之德將以恤我乎臧氏琳毛鄭詩考正
毛詩以愼釋溢義本爾雅而溢愼諡爾雅又皆爲
靜藍靜愼意得交通又引史記惟刑之靜黄徐廣
曰今文云惟刑之謐裴駰集隱曰恤謐聲相近又引
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本亦作溢同音
遞以爲謐之爲溢爲洫亦聲音字形輾寫爲失傳
有証據但以我其收之收爲取謂思取法文王甚
美之純德以敬愼也輕改經字似乎率臆

序維清奏象舞也鄭箋象舞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正義引左傳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者

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

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案

象南皆文王之樂南爲文舞自象爲武舞蘇楙楨

潁濱詩傳謂象乃文舞非也

肇禋釋文禋音因祀也徐又音烟集韻平聲下一先

因蓮切禋祀天也引詩頌肇禋徐邈讀案周禮春

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禋之言煙也

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標積也 此仙民之所本

維周之禎釋文出之祺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唐石經今注疏本並作禎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祺

字作禎是毛詩古本作祺也故爾雅釋言祺祥也

某氏引詩維周之祺今注疏本引爾雅及某氏解

詩並改作禎遂至混而無別

白虎通瑞贄篇引詩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

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

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

故也又誅伐篇引詩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

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繼

之而已無作毋說義與毛鄭異

無封靡于爾邦毛傳靡累也正義王肅云武王得天

下因殷之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文選陸

士衡文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當亦釋

封靡之靡與毛傳微異

呂氏春秋求人篇引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

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此亦本之韓詩維作惟

鄭振鐸補校

於乎前王不忘大學引詩作於戲毛傳前王武王也
鄭箋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之不忘
兼文武說蔽傳爲得

韓詩外傳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說苑君道篇
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保上有其字爲異
皆以岐字屬下讀鄭箋訓徂爲往云後之往者又
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亦以岐字屬下讀
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引詩彼徂者岐有夷
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章懷太子注引韓

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之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輔引詩徂矣作徂者是韓詩經本薛君說義則與鄭不殊而沈括夢溪筆談云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朱浮傳實無此語乃西南夷傳朱輔疏之詞又謂徂為岨王應麟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彼岨者岐从韓詩今訂以韓詩薛君章句亦不如伯厚之所言也

國語周語下叔向述單靖公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

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成引詩唯緝熙上無於字
罪作寬爲異餘並與今詩同毛傳訓故皆本國語
正義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
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己
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之身也鄭賈唐說皆
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宋成王與
首句成命兩成字相應謂天以成王之功命二后
二后受之是以不敢康成此王功明文昭定武烈
正二后成王功之實所謂頌之極甚盛也叔向統

釋全義而以故曰成終其說正釋兩成字之義蔡邕獨斷亦以郊祀天地之所歌與毛詩合

穆天子傳天子西遊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閞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此毛郭璞注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規諫也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詳

夙夜基命宥密釋文出其命云本亦作基案今注疏本作基禮記孔子閒居引詩作其命正與陸本同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正義引雜問志云不審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饗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則大饗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爲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饗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又引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爲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於告朔同耳

維天其右之釋文右本亦作佑案正義維爲上天其
佑助之又曰文王既佑助我是孔氏本作佑也
漢書刑法志引詩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典作
德與毛經字異
時邁鄭箋引詩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正義徧于羣
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
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
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山二文相涉後人遂
増之耳盧文弨毛詩音義攷證案續漢祭祀志云

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循班古今字

異與此箋正合集注釋文皆有是隋唐以前六朝

舊本並同非後人所增也翰案此亦伺書古今文

之異也

後漢書李固傳引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之於外者也章懷太子注引韓詩

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

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

而應其政教文選揚子雲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振猶舊也又張景陽七命注引云振猶舊也韓
詩振之作振較毛詩作震之爲有區別
懷柔百神正義定本作柔集注作濡釋文懷柔本亦
作濡盧氏攷證段云宋書樂志宋明堂歌謝莊造
登歌詞曰昭事先聖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時本作
懷濡百神也當從集注本作濡案正義曰釋詁云
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考某氏注爾雅引
詩多本三家是毛詩作懷濡三家作懷柔也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

德不該無罪朝無詐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引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亂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

則開道若不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兩說此詩之義訓詞深厚可補內傳下又載魏文侯稱魏成子事亦引此二語因詩語而推衍之非切義不錄

國語周語上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

玩則無厭是故周文王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注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與毛鄭合

序執競祀武王也鄭箋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案持以服事其義相成

不顯成康毛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箋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自彼成康毛傳用彼成安之道也箋亦謂用安成祖考之道故

受命伐紂戴氏考正按成即成王之謂康如易康侯治安之謂也言丕顯乎成王事安國家爲上帝之所皇大自彼既成既安以覆有四方功烈斤斤然且明若無已彼指其時若以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維烈而頌成康之丕顯上帝皇大之辭過於武又直以武王尚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於是乎奄有亦難通曉以祭禮考之時祭各於其廟祫祭皆在太廟周家既定禮典後必無合祭武王成王康王而上不及文王

者矣翰案彼指時說甚的權假如頌成王康王云

彼亦非詞

荀子富國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引詩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福祿來反磬筦作管磬將將作瑲瑲漢書禮樂志引詩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皇作鍠筦作管將作鏘說文解字鍠聲也引詩鐘鼓鍠鍠蹡行貌引詩磬管蹡蹡喤亦作鍠將又作蹡王符潛夫論正列篇引詩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

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
報之以福也反反作板板皆與毛詩不同
立我蒸民鄭箋立當作粒案張耒詩說姜嫄生后稷
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救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
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
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此以如
字訓立較更深切
貽我來牟毛傳牟麥鄭箋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

后稷之德正義尚書璇璣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爲衍穀故云詒之也釋文牟字書作麰築孟子告子上趙岐注白居易六帖卷八十一皆引作麰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飴我釐麰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文選班孟堅典引蔡邕注引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麰君曰麰大麥也音侔侯切一作䅣麰一作嘉麰經字又異說文解字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引詩詒我

來斁亦與毛詩異

無此疆爾界釋文出介字音界案注疏本作界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曰介界也應亦是此句釋義

奄觀銍艾毛傳銍穫也正義說文曰銍穫禾短鐮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曰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釋文亦引說文又引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銍截穎即穫也然則銍古亦有名穫者猶耨之名槈與鄭

箋奄久覩多也正義奄久覩多釋詁文彼奄作淹

葢鄭讀爾雅以奄爲淹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朱子

集傳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以忽見訓奄覩較鄭

王皆勝

噫嘻成王釋文出意嘻云意又作噫今注疏本作噫

嘻旣昭假爾釋文假鄭王並音格案鄭箋假至也

又云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此鄭音格之證也

駿發爾私釋文出浚發云本亦作駿今注疏本作

駿發桓寬鹽鐵論取下篇引詩作浚與陸氏本合

文選張平子東都賦注引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卒作帥與毛詩異終三十里毛傳言各極其望也正義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出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此釋其義鄭箋周禮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相廣

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偶言三

十里舉其成數此釋其制也

從漢書邊讓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曰振鷺于飛于

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之

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雖作

雍與毛詩異蔡邕爲皇甫規表以廣振鷺西廱之

美用詩語雖又作廱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鄭箋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

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與禮記

中庸引詩義合中庸斁作射鄭注射厭也與箋詩同

萬億及秭毛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箋以言穀數多釋文韓詩曰陳穀曰秭也案陳穀亦見多義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醍醴酒也引詩爲酒爲醴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引韓詩醴甜而不泲也亦是爲酒爲醴說義

說苑貴德篇引詩豐年多黍多稌至降福孔偕皆作

備

韓詩外傳引傳曰太平之時無瘖聾跛眇尪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周禮春官大師下管播樂令奏鼓𣛵鄭注元謂鼓𣛵猶擊𣛵詩云應𣛵懸鼓有瞽箋田當爲𣛵正義引太師職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𣛵引導鼓故

大梅山館補校

郊田當爲朄是應鞞之屬也又解說爲田意朄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中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禮記樂記引詩云肅雍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案敬和是樂之本也郭璞爾雅注引詩蕭噰和鳴

簫管備舉鄭箋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詩話劉禹錫曰詩用僻字宜有來歷宋考功云沈佺期嶺表寒食詩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之

因讀毛詩簫管備舉鄭箋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
者所吹也六經惟此中有餳字吾縣明日重九擬
一餻字韻思六經無餻故不敢爲之邵氏後聞見
條劉夢得九日詩以五經無糕字遂輟宋子京詩
颷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鬭分曹劉郎不敢題
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唐人爲守前儒宋人好攻
舊說卽此可見
徐與喬云合樂惟有七音應田縣鼓鞉革也磬石也
柷圉木也乃奏金也簫竹也笙匏也和鳴指琴瑟

絲也獨不及土何也陳暘云八音以土爲主故虛其位無不在也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八音皆虛土猶大衍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也然詩書不言土易之比坎離獨言缶是又猶五事以思爲主也詩書舉七音而不及土推用以見體也易舉缶不言七音明體以該用也榦案此說似是而實非樂記云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樂記首壎何嘗虛土書言下管鼗鼓此爲均樂之時

八音並奏柷楬塤篪爲之輔而以鐘磬竽瑟和之有贊所謂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皆指衆樂言也徐氏謂詩書不言土而以乃奏爲金以管爲匏以和鳴爲琴瑟案金奏固是奏而奏鼓亦云奏樂其入奏何樂不可言奏必限以金乎管竹非匏匏笙也詩不言笙亦將曰六音虛匏乎以和鳴獨屬琴瑟將六者德音之音皆不以言和乎抑何不釋經義而妄生議論也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釋文潛爾雅作涔郭音潛

又音岑韓詩云涔魚池案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
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涔魚池也音岑唐時韓詩猶
存故陸氏李氏並引之
潛有多魚毛傳潛椮也釋文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
米旁椮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㯳㯳椮也謂積
柴於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璞純因
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椮音霜甚反又疏蔭反
又心廪反字林作罧音山沁反義同
序禘禘太祖也箋疏以爲成王禘祭文王之詩太祖

即文王也詩內烈考毛傳謂武王皇考鄭箋謂文王王安石新經義以皇考謂武王烈考謂文王然俱於禘無異詞也呂氏讀詩記以周之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樂歌以告太祖是嚳與后稷俱在所告之中於禘祭孝達而無窒礙朱子以禘所自出則經無嚳與后稷意以告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恐厥序誤故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則皇考烈考俱爲一人又劉向傳言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

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愛也
玩向語意謂詩作於武王周公而言事其先祖則
非定指文王
戴氏震毛鄭詩考正𥙊綏予孝子句說全章詩義甚
通暢今錄其原文按詩中曰天子穆穆明明美主
祭者之辭非生祭者自為辭也詩凡綏者如綏以
多福綏我眉壽以綏後祿辭義並歸主祭者受神
降之福此則下云使之世世有通哲者為之臣備

文武之德者以爲君而事天昌後永久不替以及
冒壽繁祉是也又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如五廟
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
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
入廟門則在廟考亦在廟通稱箋以烈考文母爲
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祫祭統稱
祖與妣之在廟中者固無所隔也蔡邕說此禘太
祖之所歌與毛詩同精名又論語之徹周禮樂師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徹者歌雝是也周禘歌

雝於徹魯僭用禘則亦歌雝於徹乎後三家亦以雝徹天子之樂章下用於大夫而不自知其無取於義相襲然也尸出而徹故言薦牲陳俎以受釐而歸福於主祭者繫雝於徹於禘祭之末詩中義理明顯可推韓案杜佑通典卷四十九陳祥道禮書卷七十一並引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此又一古據也

詩本音周頌雝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俱音戶後人誤入四十五厚韻故於唐韻正中

歷引經集証之然自玉篇後后在厚韻相沿已久不得不以後五切爲叶音矣

釋文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正義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乎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蒸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說文解字瑲玉聲也引詩脩革有瑲今毛詩作鶬大

戴禮記易本命篇盧辯注引韓詩內傳鶬鴰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其文不具廣韻五引韓詩云孔子渡江見之異眾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鶬鴰也此不知於經何屬余蕭客古經解鉤沈繫此於鞗革有鶬之下

俾緝熙于純嘏釋文出卑字云本亦作俾今注疏本作俾案毛傳古文多作卑後人改從俾也

白虎通三正篇引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

子朝周也又王者不臣篇王者所以不臣者三何也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通天下之三統也亦引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又引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不行亦似有客篇傳文

亦白其馬毛傳殷尚白也鄭箋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駮而美之以白為駮

說義汪曲

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毛傳萋且敬慎貌鄭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何楷詩經世本古義萋與緀通說文緀白文貌盡言帛也殷尚白故帛亦白且說文云薦也所以獻帛也敦與彫通敦琢盡言玉也旅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有萋有且所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也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毛傳淫大威則鄭箋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

易也言動作有度

御纂詩義折中言紂與武庚天旣大降之威今微子能崇德象賢則天降之福而其威平矣故我亦順天意以綏之也徽猷之以誌欽遵

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鄭注杜子春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祴讀如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

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引春秋傳以證肆夏之詩又引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今本國語作樊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與呂說小異今即兩說通之肆夏一名樊樊亦作繁謂時邁也韶夏即昭夏一名遏謂執競也納夏一名渠即思文也九夏得其

三其六夏疑是大武六章春秋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戢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杜預注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宋于集傳於武及桓賚皆用春秋傳嚴粲詩緝宋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之一章明矣據此則武有六章合此六詩於肆夏昭夏納夏則爲九夏樂之

九成用之除此三夏則爲大武之六章樂之六成用之楚子敘作武在時邁後而取卒章二語明倘有首篇也則武當是章夏桓爲武之三章則齊夏也賚爲武之六章則驁夏也酌般二詩以序意言之酌言酌先祖之道當是族夏般言巡守四嶽河海當是陔夏凡五詩合五夏而缺其一集傳於酌云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案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武莫重於武宿

夜鄭注武宿夜武曲名也正義引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之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皇氏引逃舊說亦無經據熊氏謂大武之樂確不可易以祭統與祼升歌並言則武宿夜爲武之首章蓋周禮之王夏也然於詩頌不知當何篇我將宗祀文王在時邁上篇中有夙夜字意其是乎

耆定爾功毛傳耆致也鄭箋耆老也釋文耆毛音指

致也鄭泣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韓訓惡不與
鄭同而與皇矣上帝耆之毛訓惡有合
漢書匡衡傳引詩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
未能平也蓋孰文武之業大化之本也又云昔者
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
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
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
之業而鬼神祐其治也此本齊詩后氏傳嬛嬛作
煢煢後漢書和帝紀引詩亦作煢釋文從本作煢

皆本齊詩說文解字疚貧病也引詩煢煢在疚疚
作疚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引韓詩惸惸余在疚
凡人喪曰疚作惸惸下有余字又皆與齊毛異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毛傳閔病造爲疚病
也鄭箋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
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疚之
中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
則家事莫爲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爲冢宰
以致太平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

異於辭不便箋義爲長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毛傳猶道判分渙散也鄭箋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正義引王肅云將予繼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以爲傳意或然又謂鄭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己不堪繼續故易之也

姚舜牧詩經疑問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之所以爲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武之所以爲武紹庭上下

陟降厥家成之所以爲成
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引詩曰高高在上陟
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蔡卞
毛詩名物解謀欲固其大故訪落曰陟降厥家戒
欲愼其小故敬之曰陟降厥士許謙詩集傳名物
鈔陟降厥士天無事不在也日監在茲天無時不
在也
宋黃櫄詩解頤雅頌四言緝熙文王緝熙聖人之學也
成王緝熙希聖之學也文緝熙曰敬止成緝熙曰

儆之正其儀刑文王者也

張表詩訓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尙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韓詩予其懲懲苦也自求辛螫作辛赦赦事也並見

釋文箋作救誨事其義甚異

莫予荓蜂毛傳荓蜂摩曳也鄭箋羣臣小人無敢摩曳我摩曳謂爲譎作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使自求辛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丑義荓蜂摩曳釋詁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螫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荓蜂爲掣曳爲善自求爲王身自求挾傳本無此義故同之於鄭說翰案王孫以掣曳

爲善與辛螫義隔鄭說責人似太苛烈當是言我無掣曳於惡而致辛螫徒自求之耳王符潛夫論愼微篇引詩莫予併蠭自求辛螫荓蜂作併蠭與毛詩異埤雅釋蟲引詩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使也荓蜂使人爲辛毒之階也言蜂語辛螫藏精青毒雖小不可不愼朱子集傳蜂小物而有毒者也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鄭箋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如鷦鳥之小不登時誅之後反叛作亂猶鷦飛爲大鳥也正義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

小郢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引王肅云言忠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忠難非悔不誅管蔡也沈萬鈞詩經類考云試落謹然也所以處常小毖謹後也所以處變

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肇允契幽叟䜁飛指帝鄉李善注毛詩曰肇允彼桃蟲䜁飛維鳥鄭元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案毛詩作拚飛謝詩作䜁飛用韓詩也李善注於翻字引薛君韓詩章句而以䜁飛維鳥屬之毛詩殊欠明晰

其耕澤澤正義引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
藿藿解散之意釋文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郝
音同云耕也臧庸爾雅漢注案注爾雅者當引詩
其耕郝郝舍人當云郝郝猶藿藿郝藿聲相近不
當作釋字毛作澤澤釋與澤同疑是後人順毛而
改臧案毛詩作澤澤爾雅作郝郝正義引釋訓作
釋釋下載舍人注是舍人爾雅本作釋釋也又驛
驛其達正義引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
之貌今爾雅作繹繹邢昺疏引舍人亦作繹繹則

正義引釋訓皮含人注作騂騂者順毛改也

千耦其耘釋文出其芸云本又作秐今注疏本作秐

徂隰徂畛毛傳畛埸也釋文出畛易云本又作埸

今注疏本亦作埸

爾雅釋詁剡㓦利也邢昺疏引周頌載芟云有略其

耜㓦略音義同案㓦本字毛詩作略假借字也

緜緜其麃釋文說文並作穮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

穮耕禾間也案今本說文訓同字林意李陽冰修

定說文取呂忱說更易之爾

有飶其香毛傳飶芬香也有椒其馨毛傳椒猶飶也

釋文有飶字又作苾有椒音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白帖卷六十八引詩作有苾其香段氏玉裁云毛傳飶芳香也俶猶飶也俶與飶字相配若作椒爲別物不得云猶飶也

振古如茲毛傳振自也鄭箋振猶古正義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爲振猶古也

詩序良耜秋報社稷也正義本或秋下有冬字衍文

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釋文亦云本或有冬字者非

集韻上聲二十九筱趙掤刺也詩其鎛斯趙或作掤又起了切趙引詩沉亟讀又三十小直紹切掤趙引詩其鎛斯掤或作趙

說文解字艸部薅或从茠引詩以茠荼蓼王應麟漢制考嚎田茠艸唐書陸龜蒙傳身操畚臿茠刺無休時皆用此茠字

說文解字穖禾聲也引詩穖之挃挃又秩積也引詩

稅之秋秋兩引不同存異耳

北堂書鈔卷二十七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里

下注韓詩不知於經何 何屬余蕭客古經解鉤沈

繫於百灌盜止句下

殺時犉牡釋文出其犉牡云本亦作犉今注疏本作

犉栽釋文犉如純反本 亦作犉語涉重複說文解

字犉作犉與毛詩古本同

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 曰靈星之尸也正義絲衣

詩稱繹賓尸之樂歌也子夏作序惟此一句而已

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又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又云鄭元云毛公未爲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又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遊岐以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成伯璵詩直說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

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爲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案經典釋文序錄說毛詩源流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高子也蓋高子述師說毛公又述其說以附於序也正義又云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謹案逸周書作雒解設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案今本逸周書作日月星辰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二作農星載入靈星篇內文

應劭風俗通義祀典稷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以
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
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
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勝木爲土
相太平御覽引三輔舊事曰漢靈星祠在長安城
十里又引嵩高山記曰漢孝武帝遊登五岳尊事
靈星遂移祠置岳南郊上築作殿壇周迴立瓦屋
行種松柏前五百步臨大道立兩石闕極高大淮
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儼然元默

而受福也高誘注尸祭尸也尸不言語故曰元默（太平御覽亦引此文零星作靈星元默作嘿端無注文）此皆見於傳記而作雖所稱農星此祀靈星之始其祭與上帝先王並尊故周頌特著絲衣之樂歌淮南稱零星之尸與詩序同則亦古經師之說所以取證也

載弁俅俅釋文載又音戴俅說文作絿盧氏攷證案爾雅釋言注玉部頁部皆引詩作戴此非毛詩乃三家詩也據鄭箋云載猶戴也可見又云今本說文作俅斡案說文俅冠飾貌引詩弁服俅俅作俅

與毛詩同而作弁服則與意後人傳寫有脫誤歟

又說文紑鮮衣皃引詩素衣其紑素字誤

杜佑通典卷四十四引五經通義靈星爲立尸故云

絲衣其[illegible]會弁俅俅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

之衣也紑作[illegible]載作會與毛詩不同攷五經通義

劉向所著向世傳魯詩此所引詩及傳皆魯詩也

說靈星義與詩序同則高子之言不爲無據矣

說苑尊賢篇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

外以小及大也韓詩外傳卷三亦引詩自堂徂基

自羊徂牛云以小成大

說文解字鼎部鼒鼎之圜掩上者引詩鼐鼎及鼒又鼐鼎之絶大者引魯詩說鼐小鼎案此是說鼐鼎及鼒義毛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說文前松本毛傳引魯說存異文也

兕觥其觩釋文出光觵其觓云光字又作兕觵字又作觥觓本亦作觩今注疏本作兕觥其觩周禮小胥鄭注閒胥賈疏皆引詩作兕觵說文解字觓角貌引詩兕觵其觓與釋文同

不吳不敖釋文出不虞云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今注疏本說文作吳吳大言也爾吳字誤作吳下當从吳誤作吳文理便通不去史記封禪書引詩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作虞與陸本同作驁與毛詩異矣

春秋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引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杜預注汋詩頌篇名正義詩經無汋字序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能以酌爲

名爲荀子禮論篇引詩亦作汋釋文酌字亦作汋
葢指左氏及荀書也朱子集傳酌即勺也內則十
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案禮記內則鄭注
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正義熊氏云勺籥也
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嚴粲詩緝勺者
成王之樂若酌頌則爲勺舞之舞當述成王繼承
之業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章矣黃氏
日抄引之以爲禍患此詩正爲成王作也此其所
以爲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者是也華谷謂非

成王之句豈未細考歟案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
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注勺
頌篇告武大成也勺之爲酌確有古據此詩本周
公作之以頌武華谷誤謂成王之樂黄氏發乃又
以詩爲成王之詩非所駁矣集韻去聲三十五笑
之笑切勺詩頌篇名劉昌宗讀亦異
韓詩外傳卷三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
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
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

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備乎上
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
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
以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
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檝以通四方
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
流故豐寤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
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
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能

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其民爲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暑適乎肌膚然後氣藏乎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謝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煬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

三元嫏嬛館補校

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其敎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婏愉怒則勝敵敵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而說養晦義具見聖人實繹綸若後人所解則直是沈機觀變豈文王之心哉

我龍受之毛傳龍和也鄭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龍

而受之正義龍之爲和其訓未聞引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又釋箋云寵字以龍爲寵故龍爲寵也朱子從

鄭作寵

屢豐年唐石經本作婁釋文出屢字與石經同今注疏本作屢

皇以間之戴氏毛鄭詩考正謂天以武王代之皇加惟皇上帝之皇謂天也翰案此說與虞書天工人其代之義合

時周之命鄭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
戴氏考正春秋傳引桓賚並緊之武則桑大武之
所歌六封正武王時功成之一事舞大武歌此諸
篇爲六成之節頌作於成王時所以推明武功而
美之則詩頌美武王非爲諸侯言明矣
詩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般樂也釋文崔
集注用此注爲序文正義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
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
鄭注未知孰是案今注疏本般樂也上加箋云盖

依定本

白虎通封禪篇引詩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時周作明周隋山作墮山與毛詩異

允猶翕河鄭箋猶圖也謂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案爾雅音猶圖也謂謀猷今作圖畫解恐非經義朱子改爲猶與由同與孟子水由地中行蘇合

釋文裒滿侯反下出於繹思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

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案毛詩般一章七句蔡邕獨斷亦云般一章七句蔡用魯詩亦與毛同則知魯詩亦無於繹思何崔靈恩本有者蓋本齊韓之詩釋文云齊魯韓又云三家約略言之耳

詩序駉頌僖公也又云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黃氏日抄辨之云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於經者凡五十四年使行父壽至七十計其在文公時年方主[illegible]

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逮事僖公而爲之請命於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於經恐亦未必逮事僖公也且序之爲此說者以魯有頌爲失而行父魯名臣也稱其等請命於周則魯非失耳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然如此說亦言必使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況呂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於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作於桼明堂位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未必有之故自伯禽

至莊公十七世去閔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雖此若宜若成若定欲郊則牛牲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欲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媿反以郊爲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倘欲避頌之爲僭何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耳郊僭也不以爲僭詩而非用之郊者反以爲僭而誚之乎且此詩作於誰而誚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

於臣子臣子不應其達於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案序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頌之或在文公之世如後世請封典追美作頌也非謂請郊祀之禮魯之郊當自魯惠公始

正義引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稱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案此爲深論頌是詩之一體臣子頌美其君亦出於愛敬之至情晉趙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大夫尙可用於諸侯乎何尤

詩序駉頌僖公也釋文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

同盧氏攷證說文驍良馬也有駫云馬衆多也駫字下但引四牡駫駫疑此當爲駫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旣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騲騭乎余答曰案毛詩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周禮

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所養亦非騬也一人騬其强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擇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騬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釋文出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今注疏本作牧正義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唐石經初刻作牡後改牧段氏玉裁以作牧爲是臧氏墉拜經日記據陸璣疏謂三國時本作牡不容有誤

說文解字驈驪馬白胯也引詩有驈有騜今毛詩作
皇古文假借字
釋文有驔字又作騲黃白雜毛曰驔郭云今桃花馬
也引爾雅及郭璞注蓋皆注爾雅者引詩有異也
以車伾伾釋文字林作駓走也父之反音丕當是字
林引詩作以車駓駓今呂忱字林久佚無從考耳
有驔釋文引說文馬文如鼉魚也疏詩及字林云白
馬黑髦也與毛傳青驪驎曰驔不同釋文於傳驎
字云本亦作𩦺引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斑駁隱

類今之連錢驄也今本爾雅郭璞注作隱粼
以車釋釋釋文崔本作驛棨崔靈恩集注多用三家
故與毛本有異
有魚釋文字書作驪字林作䮾音並同毛云一目白
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曰䮾案字書從馬爲
義故作驪字林以馬目白爲義故作䮾今爾雅二
目爲魚亦作魚則作䮾者爾雅别本字林本之䮾
俗字也
毛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

馬鄭箋作始也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易傳以作爲作用徂猶行也正義引王肅以徂爲往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

張耒詩說本鄭義云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我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尙德用於戰者尙才故也思馬斯作者作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始足以行而已矣駑馬之下者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驈有魚義亦曰驔

二目白目魚驔則無取於叚二目白者目瞯也是
謂四種之馬
有駜詩序以爲頌僖公君臣有道集注就詩詞爲說
云燕飲而頌禱之辭觀末章自今以始歲其有以
非泛泛頌禱者何楷詩經世本古義以爲飲烝之
樂歌似較確實大飲烝者農功畢後飲於太學也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李善注引毛詩鼓咽咽音淵今
詩作咽咽釋文咽咽本又作鼝鼝說文解字鼘鼓
聲也引詩鼝鼓鼘鼘集韻平聲上十八諄咽鼝鼘

吳縣[illegible]補校

鼘並於申切鼓節也詩頌鼗咽咽或作鼝鼘鼘四
字古通用也又平聲下一先亦收鼘鼘咽鼘四字
歲其有正義定集注皆云歲其有年唐石經有下旁
增年字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
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
孫子皆是妄加也
白虎通辟雍篇引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
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
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

耳其餘廱之言垣宮名之别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杜佑通典叙五十三引五經通義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土雍水外員如辟故曰辟雍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戴埴鼠璞魯泮宮洪儒以爲學然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如阿如陵孰不知爲

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脩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

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發才之一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作復盤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駉序言史克作頌以終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史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下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

別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禮記多出於漢儒其言頖宮蓋因詩而譌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其解禮頖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為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譏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也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來此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為居處之室魯為遊從之宮視頖有不

同予披逼與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作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宮胥虎祁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發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

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員水輸案此說倡而辨然漢人師承必有依據存其論以廣異聞可也

其旂茷茷釋文出伐伐云本又作茷臧氏拜經日記茷即旆之假借字毛傳伐伐言有法度也不作旆字解今唐石經注疏本皆作茷茷非是羣經音辨人部引詩作其旂伐伐

說文解字驕馬高六尺之名引詩我馬維驕當是其馬蹻蹻之異文

言采其茆毛傳茆鳧葵也釋文茆音卯徐音柳韋昭音萌藻反干寶云今之鳧葵草堪為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為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陶宏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氏以小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茆菜七錄有干寶毛詩音隱一卷引用僅見此條盧氏考證卯茆聲相近徐邈音茆為柳此古音也與下酒老正韻

屈此羣醜釋文引韓詩云屈收斂也收斂得此眾聚

毛傳屈收也與韓同鄭箋屈治正義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案鄭以屈爲淈與毛韓並異某氏即樊光引詩作淈此萃說詩用多詩也

矯矯虎臣釋文出蟜蟜云本又作矯亦作䮦居表反今注疏本作矯

狄彼東南鄭箋狄當作剔剔治也釋文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鬄除也案鄭作剔訓治與韓詩作鬄訓除音

義近沈重以毛無傳不改字故意其如字訓也王肅孫毓作遜故訓遠恐非毛本旨

不吳不揚釋文吳鄭如字譁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誤同盧氏攷證不吳當依前絲衣作不虞敖鄭讀如字或訓當作不娛然正義云鄭讀吳爲娛是本不作娛字讀吳當作讀虞虞與娛古通用王音爲誤亦見正義下當云何作吳音話不當云同此段文有脫誤不揚釋文出不瘍余章反今注疏本作不揚

說文解字掖衆意也一曰求也引詩束矢其掖毛詩作搜古今字

戎車孔博鄭箋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正義引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僖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也然則鄭箋改字殊離衍說其義固不深以爲然也

艾我桑黮釋文黮說文字林皆作𪏆案爾雅釋木桑

辦有椹梔亦作椹椹魏略楊沛爲新鄭長積桑椹以
禦饑字又作椹曹憲文字指歸椹俗用爲桑椹字
然則葚正字黮古文字椹俗字也
尹和靖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
我桑黮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埤雅稱鳥引
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言
鴞食桑黮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以況德義能革
小人之非如此及其食椹則不足以革其容色變
其聲音故詩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以刺陳佗無

長師傅也北山錄云黃鸝亦食桑椹而音美
楚辭九章惜頌王逸章句引詩詒我德音案即毛詩
之懷我好音也
憬彼淮夷毛傳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懬音獷云
闊也一曰廣大也案說文懬字下不引詩懭字下
注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穬或當爲懬也文選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注引韓詩曰獷彼淮夷
薛君曰獷覺悟之貌較詩獷又異
閟宮毛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閟而無事孟仲子

曰是禖宮也正義云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禖宮朱公遷詩經疏義閟宮或謂姜嫄廟或謂閟公廟又或以為僖公廟但曰姜嫄廟則不當及太王以下曰閟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僖公廟則詩正為公頌之僖固未薨朱子初說以為魯之羣廟似矣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稷則又可疑故但以為僖公所脩之廟也翰案當依毛傳孟仲子說姜嫄廟為是僖公脩姜嫄廟自稷以下皆從祀故詩詳言之

實實枚枚毛傳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釋文枚枚引韓詩云閒暇無人之貌也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釋文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稙引韓詩曰長稼也穉引韓詩云幼稺也案呂氏春秋任地篇高誘注晚種早熟爲稑早種晚熟爲重詩云黍稷重稑稙穉菽麥誘亦引韓詩也

朱善詩解頤閟宮頌后稷曰奄有下國主郊祀也曰奄有下土纘禹緒也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翦齊也鄭箋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實始翦商說文解字戩滅也引詩實始戩商案作戩是詩古本但訓滅則非經義爾雅釋詁戩福也謂大王居岐實始受福於商之世也

白虎通封公侯篇引詩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東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又王者不臣篇引王曰叔父云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此皆古經師說義

龍旂承祀鄭箋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引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云視祀不云祀天也按下文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箋曾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則承祀正指郊祀言之以視訓承似未若古毛說之諦當也

讀書疑甲編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可見魯之郊以稷爲所出之帝以周公配之也趙伯循說誤

說文解字梮以木有所逼束引詩夏而梮衡又衡牛觸横大木著其角也引詩設其梮衡楘梮衡一依毛詩一涉周禮而誤

籩豆大房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正義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又引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如彼文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

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祫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又云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太廟俎用梡蕨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又釋箋義云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

文選揚子雲甘泉賦注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並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與毛詩不震不騰傳同

三壽作朋鄭箋三壽三卿也朱子集傳從鄭說又引

或曰顧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王志長毛詩例

翼謂三壽即篇中魯侯令妻壽母也說可並存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引詩戎狄是膺荊荼是徵此

是魯詩又衡山王列傳引此二句與毛詩同彼用

原引之文故不同也

新序雜事五引詩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

也與鄭箋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義異又

王安石新經義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頗濟詩傳

願其壽而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朱子集傳並取

之

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者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

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說苑雜言亦載此文語句小異引詩云太山巖巖魯侯是瞻韓嬰詩皆與毛異而韓與魯又復不同也釋文出大山云本又作泰今注疏本作泰白帖卷五引詩作太

遂荒大東毛傳荒有也鄭箋荒奄也釋文遂荒韓詩作荒云至也補鏜云疑是作巟爾雅釋詁幠厖有

也郭璞注引詩曰遂幠大東邢昺疏今詩本作荒

此言遂幠者所見本異式當在齊魯韓詩翰案韓

詩與毛詩皆作荒作幠者齊魯本也

保有鳧繹釋文繹又作嶧徐堅初學記卷八引詩作

鳧嶧

黃髮兒齒釋文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

𪗉音同一音如字案說文𪗉老人齒爾雅釋詁文

黃髮𪗉齒詩也劉熙釋名𪗉大齒落盡更生細者

如小兒齒也兒並作𪗉

國學紀聞晉頌徂徠之松後漢書注兗州博城縣有徂徠山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何屺瞻云此王氏詩地理考所由作

集韻入聲十九鐸閣各切爲大貌詩松桷有舄徐邈讀釋文舄徐又音託此集韻之所本也

文選班孟堅兩都賦序注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注並引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館補校

予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後漢書曹褒傳注引末句與毛詩有大夫公子奚
斯者作是廟也義殊又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是釋孔曼且碩與
毛傳曼修也義協蔡邕獨斷引詩寢廟奕奕言相
連也新作寢又與毛詩不同
陳鵬飛詩解不解商魯二頌以商頌當闕而魯頌當
廢王應麟曰陳少南不取魯頌然則思無邪一言
亦在所去乎